



# 巾幗英雄

Richard Pendlebury 著 金繼宇 譯

她用行李箱、救護車、棺木、排水管、登山背包，甚至用工具箱把一個一個的兒童偷運出境。年紀較大會發問的兒童，只知道救他們的人代號是「Jolanta」，而自己的真實姓名與身份的詳細記錄卻被收藏起來。為了保護這些猶太兒童，免被納粹黨追尋，好叫他們日後得與家人團聚。

無論從甚麼標準來看，艾蓮娜（Irena Sendler）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，在籠罩著恐怖氣氛的歐洲中，最非凡與高貴的人物之一；但直到最近，她那超乎平常的愛心與英勇事跡仍鮮為人知。

德國人終於抓到她了，那時，這位信奉天主教的社會工作者已經救出了2,500個猶太嬰兒與幼童，避免了他們被送到集中營去。

她把他們偷偷從華沙城裡禁衛森嚴的猶太人居住區帶出，並把他們的身份藏在兩個玻璃瓶中，埋於鄰居院子裡的一棵蘋果樹下。

她被毆打，受酷刑，被納粹黨的蓋世太保（Gestapo，秘密警察）宣判死刑，並且宣布已把她處死。但她卻生存了下來。精神依舊，機密未洩！

上星期她離世了，死在華沙的簡樸寓所中，享

年98。

了不起的一位婦人！「巾幗英雄」用於她身上絕不誇張，但這樣的褒揚卻令她不安。她說：「我從小就相信一個人必須救人於瀕危之中，不分宗教與種族。」

「『巾幗英雄』這個稱譽使我很不安，因為我一直為著做得太少而良心受責。」

艾蓮娜總是把她行善的心歸功於父母，尤其是父親的身教。她的父親在波蘭華沙附近一個小鎮行醫，病人大多數是窮苦的猶太人。不幸的，在艾蓮娜7歲的時候，他死於傷寒流行病。

當德國人於1939年9月入侵波蘭時，艾蓮娜正在華沙的社會福利部門擔任高級管理員，負責城裡窮人的食物與經濟援助工作。當納粹開始鎮壓猶太人時，她把政府的援助擴展到因種族之別受迫害的人，並給他們取了基督徒的假名來作掩護。

1940年秋天，德國當局劃定華沙猶太人居住的地區，情況急轉直下，約有44萬猶太人，也就是該城逾三分之一的人被趕到一個僅佔十六條街道的區域，四面更築起圍牆。



它實在是一個露天監獄，也是猶太人被送往東部特雷布林卡（Treblinka）滅絕集中營受死前，一個方便管現的臨時隔離區。在那裡，疾病與饑餓籠罩著每一條街巷，每月死亡人數高達5千。

1942年7月，納粹開始了「萊茵哈德行動」（Operation Reinhard），把25萬猶太人遷到特雷布林卡，「最終處決」（Final Solution）開始了。

艾蓮娜嚇呆了！驚魂甫定，她覺得應該出一分力，於是參加了波蘭流亡政府協助猶太人的地下組織Zegota。

1942年底，她被任為該組織兒童部門的主任，一項非凡的工作即告開始。她要竭盡所能，在極危險的情況中，拯救許多隔離區內幾乎必死的兒童。

她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，如何在德國人的嚴密管制下進出隔離區。當她獲得傳染病部門一份正式的通行證時，這層障礙就除去了。在假借要防止隔離區的流行病傳到區外的名義下，她每天都可到那裡探訪。

她一進入隔離區，就佩戴著所有猶太人都別上的黃色的大衛之星，表示與受迫害者團結，並與居民共同進退。

當然，她並不是「獨行俠」，她有20多位共謀伙伴；有人負責把兒童帶出來，有人為他們在區外

找安頓的家庭，亦有人為逃出生天的兒童取得或偽造數以百計的身份文件。

她把兒童從隔離區秘密帶走的方法，不但是奇妙的，而且在危急情況時，更是「奇招突出」。

一個常用的方法，是把兒童綁在一個病人的擔架下面，放在一輛外出的救護車中；有時是通過一個在隔離區邊界有前後門的舊法院與教堂來偷運，有時則從排水管帶走，有時把細小的兒童放在行李箱或紙箱中用搬運車運走；甚至棺木、屍袋、馬鈴薯袋都可派上用場。

艾蓮娜最初只設法帶走孤兒，但當「最終處決」臨到時，則為區內所有的兒童提供避難所。

她說，最難的是說服父母放手，即使在他們處於幾乎必死的時候。「妳能保證他們會存活嗎？」不只一個痛苦的母親這樣問她。「不能！但若把他們留下，我保證他們必死無疑。」這是她慣用的答案，「你的確不應該信任我，但你能信任誰呢？」

有時，她無法說服父母，惟有離去；但翌日再來時，卻發現那一家人已在夜裡被送到特雷布林卡了。

但是，數以千計的人被說服。與兒童訣別的時刻，實在令人心碎，她說：「到今天做夢的時候，我還聽見兒童與父母訣別的哭聲。」

兒童中有一個是伊莉 (Elzbieta Ficowska)，當母親把她交給艾蓮娜時，她才兩、三個月大。一個技工把她放在工具箱中，再把工具箱放在卡車後面的一堆磚中運出。伊莉再也沒有見到她的母親；唯一可以證明她曾在隔離區居住的是一個銀調羹，上面刻有她的名字與生日，是她母親交給艾蓮娜的。

伊莉仍然活著，她說他有三個母親——一個是生她的親媽，一個是她逃離隔離區後收養她的波蘭婦人，一個就是救她脫離死亡的母親艾蓮娜。

大多數的兒童帶著新的身份來到孤兒院與女修道院，或安置在私人家庭中。他們受到教導，如果有人來檢查「避難處」的話，他們會以基督教的禱告代替原來的猶太教禱告。雖然在波蘭，窩藏一個猶太人的懲罰是死罪，她說：「從來沒有人拒收我們送來的小孩。」

她細心保存了一份被救與安置的記錄，是以密碼寫在衛生紙上，同樣的一份名單也藏在兩個玻璃瓶中，埋在一個德國軍營對面的蘋果樹下。

每次加入新逃出的名字時，都要把瓶子挖出來，很不容易，但這些瓶子始終未被人發現。

縱然進行得很周密，德國人還是發現了他們的行動。1943年10月她被秘密警察逮捕，帶往華沙市惡名昭彰的Pawiak監獄，納粹把它改成了集中營。

在那裡，一個時髦的德國青年操流利的波蘭語拷問她，當她拒絕透露地下組織的網絡時，下令打斷了她的手臂與腿。

她被判死刑——這是她向抓她的人要求的，然後她在半昏迷狀態中被送到一個森林，等待槍決。

雖然被扔在森林中，但並未被槍決。當時華沙四處都張貼著她被處決的佈告，而地下組織的人卻成功賄賂管理執行死刑的人。

在戰事餘下的日子，艾蓮娜被迫要隱藏起來。戰爭一結束，她就把玻璃瓶中衛生紙上的名單——可以幫助孩童尋回家人的珍貴資料交給猶太人的代表。



可惜，這些家人許多已死於大屠殺 (Holocaust)，她所救出的孩童，則選擇留在收養父母的家中——他們已無法記得親生父母了。

約有500個孩童被帶到以色列，開始新的生活；亦有500個她救出的孩童不知所終，可能被那淹沒許多波蘭人的戰爭巨浪所吞噬。

至於艾蓮娜呢？她結婚了，並有兩個親生的孩子。但在戰後被共產黨統治下的波蘭，她的英勇事跡未被傳述。因為她所作的事令執政者不悅，他們不同情猶太人。

可是，當她所救的孩子長大成人後，她的成就引起較廣泛的注意。1983年，艾蓮娜在以色列受勳為「萬國中的公義者」(Righteous Among Nations)，這是猶太人給非猶太人的最高榮譽。

典禮上，獲救的一個女孩，已成為醫生的桃莉莎 (Teresa Kerner)，回憶艾蓮娜多次把她送到安全的屋子裡，在戰爭結束後，又給她一個為時兩年之久的家。

共產政權後的波蘭，最終也於2003年授予艾蓮娜最高公民勳章。去年，她更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。

她的知名度遠不及德國企業家舒特拉 (Oskar Schindler)，但她所救的猶太人，卻遠遠超過舒特拉所救的，因後者有一本獲獎的書及影片，得以名傳遐邇。

由於受到秘密警察的傷害，艾蓮娜需要在輪椅上渡過餘下的日子。她在去世兩三個月前說：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似乎人們有點明白，那樣的事不會再發生了——然而人們並未完全明白。宗教的、部族的、國際性的戰爭依舊進行，世界仍浴在血海中。」但她接著說：「如果有愛、寬容與謙卑，世界就能好轉好。」

艾蓮娜曾豐豐富富地擁有這三樣。

(本文原刊於2008年5月22日的《每日郵報》(Daily Mail))

